

# 杭州灵隐书藏

## 述 要

◎ 陈东辉

地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西北郊的灵隐,乃海内外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游览胜地,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的所在地。这里有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(326)的江南名刹——灵隐寺,有自五代至宋、元的石窟艺术,还有奇妙幽深的天然洞壑,并有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。秀丽的名山胜水与灿烂的历史文物荟萃于一起,使灵隐充满了诗情画意、禅味古韵。在灵隐悠久的历史有一段被人们忽略的史实,这就是清代“三朝元老”、杰出学者阮元设立灵隐书藏的始末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),阮元第二次任浙江巡抚时,鉴于“好学之士,半属寒酸。购书既苦无力,借书又难。其人坐此孤陋

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”的状况,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,决定在杭州灵隐寺大悲阁后建立书藏。由于寺庙一般比较幽静、远僻和宽敞,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,因此历代都有文人藏书梵宇僧舍的事例,如唐代白居易曾分藏其集于庐山东林诸寺,南宋洪咨夔曾在浙江西天目宝福院闻复阁藏书一万三千卷,而北宋孙洙则曾从佛龛中喜获《古文苑》。作为东南第一名刹的杭州灵隐禅寺,远离市区尘嚣,周围山峦叠翠,古木参天,环境幽雅清静,并且殿宇众多,清规森严,不失为一处难得的度藏典籍之宝地。关于“书藏”之名称及意旨,阮元在《杭州灵隐书藏记》中有云:“《周礼》:宰夫掌官契以治藏。《史记》: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。藏

书曰藏，古矣。古人韵缓，不烦改字，收藏之与藏室，无二音也。汉以后曰观、曰阁、曰库，而不名藏。隋唐释典大备，乃有《开元释藏》之目。释道之名藏，盖亦摭儒家之古名也。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，儒何独无？欲聚书鼎立，其意甚善，而数典未详。”

灵隐书藏的创议人系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(1733—1818，字正三，号覃溪，著有《复初斋文集》等)，主其事者为阮元。嘉庆十四年(1809)，杭州刻朱文正公、翁覃溪先生、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，覃溪先生寓书于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状元曰：“《复初斋集》刻成，为我置一部于灵隐。”是年仲春十九日，阮元与顾星桥、陈桂堂、石琢堂、郭频伽、何梦华、刘春桥、顾简塘、赵晋斋等名士同游灵隐，谈及翁方纲欲藏《复初斋集》于灵隐之事，以为“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篋，盍使凡愿以其所著、所刊、所写、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哀之？其为藏也大矣！”(阮元：《杭州灵隐书藏记》)阮元当即表示赞同，乃于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置木橱，按唐人宋之问《灵隐寺》诗(“鹫岭郁岧峣，龙宫锁寂寥。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。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扞萝登塔远，剝木求泉遥。霜薄花更发，冰轻叶未凋。凤龄尚遐异，搜对涤烦器。待入天台路，看余度石桥。”)编号。遴选灵隐寺玉峰、偶然二僧登录所藏书籍，掌管木橱钥匙。另外还刻了一方铜章，用以在藏书上钤印。并大书“灵隐书藏”四字匾额，悬于阁上。为了加强藏书管理、方便诸生阅读，阮元郑重地制订了较为具体的《书藏条例》，凡九条：

一、送书入藏者，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。

二、书不分部，惟以次第分号，收满

“鹫”字号橱，再收“岭”字号橱。

三、印钤书面暨书首叶，每本皆然。

四、每书或写书脑，或挂绵纸签，以便查检。

五、守藏僧二人，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银六两。其送书来者，或给以钱，则积之以为修书增橱之用，不给勿索。

六、书既入藏，不许复出。纵有翻阅之人，但在阁中，毋出阁门。寺僧有鬻借霉乱者，外人有携窃涂损者，皆究之。

七、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填注之，疑者阙之。

八、唐人诗内复“对”、“天”二字，将来编为“后对”、“后天”二字。

九、守藏僧如出缺，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、知文字之僧充补之。

上述条例考虑周详，言简意赅，行之有效，足为范式，故曾先后为江苏镇江焦山书藏(阮元于嘉庆十九年设立)和安徽芜湖中江书院(原名鸠江书院，清同治二年巡道吴坤修建，光绪初更名为中江书院)所采用。

除了《杭州灵隐书藏记》之外，阮元尚撰有一首五言古诗《诸君子集灵隐置书藏纪事》，对于我们了解灵隐书藏设立之缘由颇有助益，爰引如下：

尚书未百篇，春秋疑断烂。

列史志艺文，分卷本亿万。

传之千百年，存世不及半。

近代多书楼，难集易分散。

或者古名山，与俗隔崖岸。

岩峣灵隐峰，琳宫敞楼观。

共为藏书来，藏室特修建。

学人苦著书，难杀竹青汗。

若非见著录，何必弄柔翰。

舟车易遣亡，水火为患难。

子孙重田园，弃此等涂炭。  
朋友诺黄金，文字任失窜。  
或以经覆瓿，或以诗投溷。  
当年无副本，俟后每长叹。  
岂如香山寺，全集不散乱。  
名家勒巨帙，精神本注贯。  
逸民老田间，不见亦无闷。  
虽不待藏传，得藏亦所愿。  
我今立藏法，似定祥家案。  
诸友以书来，收藏持一券。  
他年七十榻，卷轴积无算。  
或有访书人，伏阁细披看。  
古人好事心，试共后人论。  
既泛西湖舟，旋饱蔬笋饭。  
出寺夕阳残，鹭岭风泉涣。

此外，郭麐撰有《灵隐寺书藏后记》，翁方纲、杨凤苞、李富孙、陈文述、曹言纯诸先生对灵隐书藏俱有题咏，洵为佛门韵事、书林佳话。复初先生之《灵隐书藏歌》作于嘉庆己巳（1809）岁暮，陈述书藏缘起原原本本，今日读之，犹如聆其促膝对话。诗曰：

灵隐书藏事孰始，始自杭刻朱翁诗。  
朱公未及藏记读，阮元索我书之碑。  
我诗已愧阮元刻，缘此议藏能毋嗤。  
同人去夏集湖上，石子镌我禅壁词。  
僉曰一集未盈篋，盍仿曹氏书仓为。  
遂启佛阁厨七十，以备续度签装治。  
主以二僧编以例，匡庐白石宁闻兹。  
石子书来趣函寄，正我盥写金经时。  
古称大都与通邑，名山藏副于京师。  
名山名刹更增重，岂比家刻传其私。  
苟非愚之免指摘，或且倍甚来瑕疵。  
往者新城王叟集，青藜刘君求写之。  
头藏嵩少果践否？林吉人楷名空驰。

呜呼寸心千古事，甚于镜影公妍媸。  
念此彷徨汗浹背，顾絨油素又屡迟。  
上有灵峰下湖水，鉴我朴拙心无欺。  
继有襄函来寺者，何以助我加箴规。  
写经微愿那足补，日日斋戒勤三思。

灵隐书藏虽仍偏重于保存，但已略具近代图书馆的性质，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便，对于推动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。令人惋惜的是，灵隐书藏毁于咸丰十年（1860）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。其后虽有张大昌等热心之士提议重建（参见张大昌：《重建灵隐书藏募书疏》）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，实为一大憾事。

除了书藏外，灵隐尚有经藏，在此附带论述一下。根据旧时习惯，佛经刻印后，常由施主舍于寺庙、经幢、宝塔等处庋藏。灵隐作为闻名海内的大佛寺，所收藏的经典想必十分丰富，但由于数遭回禄，记载阙如，无从详考，殊为遗憾。现仅就笔者所知略述梗概。

嘉庆戊辰己巳（1808—1809）间，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（韞玉）曾偕同灵隐寺住持若水、品莲整理与编辑灵隐经藏，并撰碑以纪其事，内中有云：“将执文字以求佛，可乎？曰：文殊问维摩之疾会意而忘言，达磨安神光之心迎机而县解，学佛不可执文字也。将离文字以求佛，可乎？曰：佉卢造字，释迦亦传习，多师博达，多闻庆喜，为总持第一，学佛又不可离文字也。是故龙威授简，九流著于艺文；鸠摩译经，千佛标其名义。虽华裔分域，儒墨异流，而问迷涂者必仗神针，游觉海者先寻宝筏。彼大士假圆通说法，非教何宣；中华由声音入观，舍经奚悟。昔之尊宿，六如观幻，四谛征空，入精进之林，则手书贝叶，转华严

之藏,则舌吐莲花,非偶然也。灵隐寺者,西湖之上刹也,两峰映带,四众皈依。佛开法会,飞来鹫岭一峰;帝锡嘉名,敕赐‘云林’二字。燃灯座下,习四种之威仪;卓锡山中,受十方之供养。游观者无金狄之讥,受持者有木叉之戒。真东南一大道场也。惟是旧藏经文,不戒于火,珠林秘策,遽化秦灰;石室县章,无存鲁壁。九译莫详其文,三宝竟阙其一,将何以阐扬圣教,接引学人?余寄公乐土,访道名山,适若水、品莲两禅师,先后主持方丈,每谈斯事,辄为太息。”(石韞玉:《灵隐藏经碑》)鉴于上述情况,石琢堂发愿要恢复灵隐之经藏。当

时吴中之会一法师在嘉兴楞严寺修治经板,琢堂遂与他商榷整理经藏之事。经过努力,共汇集大藏经、论等 1655 种,装成 1438 册,另外附加贮藏外论疏语录各书 150 种,装成 456 册,综为二柜,藏于灵隐寺之莲灯阁上。此项工作共用去白金 340 两。通过这次整理与编辑,灵隐经藏遂复昔日之旧。石琢堂期望从此以后,灵隐经藏“典守有司,绍隆无替。琅函万卷,常宣木铎之音;宝历千秋,永绝风轮之劫”(石韞玉:《灵隐藏经碑》)可惜事与愿违,灵隐经藏与书藏之命运相同,亦遭庚申(1860)兵燹之焚毁,令人唏嘘!

